

静静的赣江

Jingjing de Ganjiang

唐衍道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静静的赣江

下

唐衍道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的赣江 / 唐衍道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10-07986-6

I. ①静…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717 号

静静的赣江

唐衍道 著

责任编辑:王醴颀 王彦山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8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superpoem@126.com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73.25

字数:1400 千字

ISBN 978-7-210-07986-6

赣版权登字—01—2015—887

定价:14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火车准点到达长春站,我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是下午五点三十八分。

卧铺车厢里的旅客都扶老携幼,肩扛手提着行李向车门口挤去,我和另外两位同伴由于行李简单,便各自提了一只旅行袋,肩上搭了一件大衣也跟着人流向外走。这个时候,车厢里还在放着暖气,虽然车窗外是雪花飞舞,但身上并无半点寒意。当走到车门口,脚刚刚踏上月台的水泥地面,一阵寒气袭来,我的整个身子便像掉进了冰窟窿,人便一连打了几个冷战。我赶忙放下旅行袋,把肩上搭的派克大衣穿起来,猴头帽也赶紧戴在头上,整个儿把自己包裹起来,才感觉到有了一点点暖意。我穿戴完毕正提起旅行袋,便听见同伴王三毛狠狠地在水泥地上顿着脚骂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冷死人了!”我一望王三毛,差一点笑出声来,只见他穿着一件又厚又大的草绿色军大衣,一条长围巾把头颈包了个完完全全,真像童话书里的狼外婆。另一位同伴叫曹和华,他也披上了一件呢质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毛皮风雪帽子,人虽瘦一点,但精气神很足。听见王三毛顿着脚骂娘,便笑着说:“三毛老弟,这是东北,冷还只刚刚开头哩!”曹和华提着旅行袋走在前头,我紧跟在后面,王三毛躬着个身子便落在我和曹和华的后面。跟随着乱糟糟的旅客流一会儿便到了出口,出口处检查了车票,人流便分散了。我们三个外乡人站在出口处的平台上,前面便是长春站的站前广场。这个时候只能望见茫茫一片白雪,天空里是厚厚的云层,一层紧叠着一层,看不清是白色的云还是白色的雪,整个大气中充满了飘飘洒洒、纷纷扬扬的雪粉和雪片,这些纯白色的雪粉夹杂着大块大块的雪片犹如轧花机里的棉絮,上下翻滚,左右涌动,无依无托,混混沌沌。真是一场从没有见过的大雪,看得我们几个南方人目瞪口呆!

站前广场上完全被白雪所覆盖,不断汹涌而下的雪花形成了一张白色的帘幕,能见度很低,对面的楼厦也只能看清隐隐约约的轮廓。广场上人声鼎沸,车流喧哗,虽然嘈杂之声不绝,但北方城市的夜就要降临了。曹和华不断地看着手腕上的表,虽然表情还非常镇定,但我看得出他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着急。曹和华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认识他是个偶然。当年我刚从文化宫调进市建委,负责工程建设这一块,有一天,正坐在经济大楼六层的办公室里,一位穿着咖啡色西服的

中年人推门进来。我听见门开启的声音,向门口瞥了一眼,见是个陌生人便有些不高兴。除非是很熟的人,一般人是要敲门后才能进办公室的,这位中年人却大大咧咧地进来了,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便低着头在办公桌上看文件,对进来的人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中年人先开口了,他带着很熟悉的口气说:“汤科长,好久不见哟!”听他称我为汤科长,又说好久不见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忙抬起头来,着实打量了来人一番。这个人穿着整齐,文质彬彬,虽然又瘦又黑,戴着一副白边的近视眼镜,很有点领导的风度,但这个人对我来说确实是陌生得很。我正在疑惑,来人便从手提的牛皮公文包中拿出一只铜质的小方盒,打开小方盒的盖子,抽出一张名片,并双手交到我的手上说:“这是敝人的名片,请汤科长指教。”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印着“南昌市第四铝制品厂厂长,曹和华,电话:xxxx”。

这便是我和曹和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找我的目的是为了厂房改建。他的那家厂其实是街办小厂,属大集体编制,厂房大多是一些居民旧房,破烂残缺,拥挤在一条小巷子里。这几年改革开放,厂子里赚了钱,便想拆掉这些旧房,建一栋大楼,下面几层做厂房,上面做几套宿舍。当时房地产开发已经遍地开花,但像这样的旧房改造还是很少碰到。所以曹和华到市计委立项便碰到了旧房改造这个新课题,市计委的人告诉他,要他来建委找汤科长,如果建委能认定这是危房,并做出危房鉴定,那事情就好办了。后来经过几次到观音巷实地勘测,便以建委的名义下达了一份危房鉴定书,至于后来厂房改建的情况我便不得而知了。

时间已经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市政府机关经过了多次改革,主管建委口的王亦军副市长调往山东,据说担任了山东省副省长;建委主任殷柏中调到省建设厅任副厅长;就连我的老朋友杨湘原也从建管局局长的任上调到了市检察院当了检察长。杨湘原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搞土建技术的人会调去搞法律,而且这个法律可能会把自己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正在这个时候,市委召开了代表大会,范可先作为新一任的建委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传达会议文件时强调市委对当前机构改革的决心,并要求建委机关也要办企业,让机关一部分干部能有一个分流的去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提拔的范可先主任几次找到我,要我在办企业这个新的问题上帮他一把。我自从到建委任职以后,主要是管理工程,对全市的重点工程建设进行调剂和配合,所以和建筑口的方方面面非常熟悉。为此我便写了一份组建建筑企业的方案,提交到建委党组讨论后,被全票通过,并被任命为新的企业负责人,从此后我便被推上了一个新的岗位。

新的企业被命名为南昌市前卫建筑工程公司,“前卫”是“建委”的谐音,表示是建委的直属公司,不同于其他建筑公司。前卫还表明了本企业是在改革的大潮中诞生的,它是大潮中的前卫,就是先锋的意思。

新的企业在鞭炮和掌声中正式成立,但企业要进入市场,如今的市场可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而是一片商海。我还来不及换上游泳衣,背上救生圈,便在海水中尝到了苦涩的味道。首先便是企业需要业务,没有业务便没有收入。公司职工吃什么?公司的办公经费从何而来?这一连串的问题便摆在公司总经理的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王三毛出现了,不过王三毛已不是当年的王三毛,他已被南昌市西湖建筑安装公司解职。新任公司经理是原副经理起重师傅姜小强,据姜小强说,王三毛自从与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后,确实赚了不少钱。有了钱便经常在外面吃喝玩乐,尤其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经常在丰城等地豪赌,不仅把手头上的钱输了个干净,还挪用了公司十几万元公款。为此公司濒临倒闭,所以公司才下决心,解除了他的经理职务,要姜小强当了个倒霉的经理。王三毛非常落魄,穿了一套皱巴巴的西服,一件白衬衣的领子上面沾着一圈汗迹。他只身来到胜利路xx号公司的办公处,在我的办公室里十分拘束地坐在一张木凳子上,屁股只有半边靠着坐板。我是戒了烟的,王三毛却哆哆嗦嗦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的香烟(这时大前门的香烟被称为黄烟,属劣质烟),从里面抽出一支恭恭敬敬地给我敬烟。我望着这位曾经趾高气扬,驾驶着雅马哈招摇过市的大经理,苦笑了一下说:“王三毛,你的事我也知道一点!有事便快说,不要磨磨蹭蹭。”王三毛被我说得颈脖都红了,赶忙把拿着烟的手缩回去,然后干笑着说:“我也没有什么事,只是听说你老办了公司,想来祝贺祝贺!”听了他不着边际的话,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了一会便说:“谢谢你的好意!如果真的没有事,那就请回吧!”王三毛便有点发急了,赶忙站了起来说:“莫要这样嘛,你老让我把话说完呀!”

接着王三毛便把要说的事说了一遍。原来王三毛落魄之后,只好靠打工度日,后来便遇上了曹和华。曹和华的南昌第四铝合金厂,由于旧厂房改建的规模太大,占用了大笔资金,因流动资金不足而倒闭。曹和华只好开了一家装饰公司,以此谋生。正好当时曹和华在新华大楼接了一单装修业务,王三毛便在里面做木工。由于王三毛的木工活干得好,曹和华很器重他,所以一来二去曹和华便知道了王三毛的过去。正好在这个时候,曹和华有个侄子叫曹满生的,原在部队服役,最近已转业在吉林省长春市工作。曹满生回南昌探亲的时候,向曹和华说起在长春他有位首长也转业在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现正在策划引进日本资金,在长春近郊建一处规模很大的养鸡场,其土建投资就达到三个亿人民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和华听后大喜道:“满生侄子,不是老叔说你,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你可不要错过哟!”曹满生一愣,不知老叔所说的发财机会在哪里。正要发问,曹和华微微一笑如此这般又说了一番,把个曹满生说得喜笑颜开。从这



时起曹和华叔侄俩便来往于南昌和长春之间，想接下这单养鸡场的土建业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长春方面开了一道口子，同意将养鸡场的部分土建和装修业务发包给曹和华，但必须要有正式的建筑资质和质保金。曹和华只有装饰资质，质保金也无法拿出来，所以便陷入了困境。得知王三毛曾当过建筑公司经理，便向他讲了这件事，王三毛一听大喜，立即找到姜小强。姜小强出于对王三毛的警惕，便以资金不足为借口，让他吃了个闭门羹，王三毛讨了个大大的没趣。王三毛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听说我正在办建筑公司，而且办得轰轰烈烈，所以便有了上面提到的在公司办公室见面的情景。

王三毛的话虽然我是半信半疑，但确实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公司已开业了一年多，也正在建一些小楼房，外表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公司要发展，这样的速度要等到何年何月？如果真能接到上亿元的业务，无形中便给公司增添了加速度，为公司的资金积累和上等级奠定了基础。所以我把这件事和我的想法向范可先作了一次汇报，范可先听后说：“老大哥，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大胆去干吧，有问题我兜着，有困难我帮着！”范可先的一席话增强了我的信心，这样长春之行便被确定下来。

大雪在汹涌澎湃之后，渐渐地小了起来，夜幕也降临了。车站广场的夜并不平静，一会儿广场周边的楼宇上各种灯光相继开放，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放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反射在冰雪的地面上，犹如朝阳还只刚刚升起。靠着车站出口处的平台边，几家不显眼的店铺也开门营业，从里面透出高亮度的灯光，把货架上的商品照得比白天还要显眼。来往的顾客也不知从何时起增加了许多，熙熙攘攘推进涌出。出口处的平台边上，也聚集了许多人，其中还有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人，她们分散在人群中，时不时地向平台上的旅客抛着媚眼，手上举着某旅店的招客牌子，意思是在招徕住客。刚好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戴着一顶白色的兔皮帽，脸盘儿红红的，手上拿了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民生宾馆，各种服务齐全，正在向王三毛兜生意。女孩满口的长春话：“大哥，住俺们这块吧！俺们宾馆服务措施齐全，包你满意。”王三毛嬉笑着说：“有陪睡的么？”女孩便艳艳地一笑，一只手便插进了王三毛的胳膊窝，把王三毛拖着就走。曹和华是来过长春的，知道这些女人来者不善，她们成群结队地互相联系，说不好就要吃大亏。忙喝道：“不要拉拉扯扯，否则我要叫警察！”女孩听了忙放下手说：“这位大哥，生啥气哟！您是爷们就放俺们一马吧！”说着便悻悻地走了。曹和华便回过头来对王三毛说：“三毛老弟，这里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弄不好是会摔跤子的！”王三毛还有点不服气，拗着头还想争辩几句。正好曹和华的传呼机响了，他忙从腰间拿出来一看，便匆匆忙忙去电话亭回电话去了。

不一会，曹和华带了个后生过来，那后生穿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顶翻毛棉



军帽,颈项上还套着一双又大又厚的棉手套,见了面便脱下手套和我热情地握手,咧开厚厚的嘴唇说:“真对不起,让汤总久等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后生便是曹和华的侄子曹满生,原来路上的冰雪太厚,公交车都停了班,好不容易打到一辆的士,所以接车便来晚了。曹和华便有点不高兴地对侄子说:“你这是什么事?不会叫公司派车,要知道这回来的可是汤总,你们也太不讲客气了!”曹满生忙说:“真是今天不碰巧,下午来了日本的一位客人,刘总到飞机场接客,公司的车都出动了,实在是对不起!”我便忙说:“没有公交车,打的就可以了,还是赶快找一家宾馆住下来,吃顿饭要紧。”王三毛也打着冷战说:“我已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吃饱饭才是硬道理!”曹和华听王三毛又在大放厥词,便皱了皱眉头说:“那就闲话少说,赶快去打辆的士来!”曹满生忙说:“刘总早就在春城宾馆给诸位订了房间,如果日本客人走了,他会派车来接,晚上就在女神给诸位接风洗尘。”说完又忙说:“春城就在对面,走过去也就几分钟。”

曹满生后面的几句话,曹和华听了倒还受用,便提起旅行袋说:“那我们赶快走吧!”曹满生忙从地上拿起我的旅行袋说:“汤总的旅行袋我拿着,但地上滑得很,您老可要小心!”我感激地拍拍曹满生的肩膀说:“谢谢你,我会小心的。”王三毛也拿起了行李,他仍然包裹得圆球似的,一边走下平台,一边说:“就是在雪地上摔一跤,也摔不痛的。”我刚迈步踏在雪路上,便觉得平整而洁白的覆雪下面,竟是凹凸不平的坚冰。现在雪已经没有下了,天上的厚云层也慢慢散开了,在裂开的口子里,露出了晴朗的天,早早出现的星星已经在闪着光。我们沿着广场的环形车道慢慢地迈脚步,被汽车碾压过的覆雪很快又结成坚冰,让我们的迈步更加困难。还只走了一小段路程,突然听见一声轰响,走在最前面的王三毛一个趔趄摔了个四脚朝天,手上提着的旅行袋被抛向路边,顺着冰道一直溜到路中间,恰巧这时驶来一辆大货车,正要轧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曹满生一个箭步抢上前把旅行袋捞到手上,才免除了被碾压之苦。王三毛却在冰地上挣扎了半天才爬了起来,曹和华讽刺说:“三毛老弟又没有摔痛,再摔上一跤也不要紧的。”王三毛咧着嘴说:“曹老板真会说风凉话,你摔上一跤试试。”

好在路程不远,转过环行马路,便上了人行道,在人行道边上竖着一块牌匾,牌匾里安着灯泡,透过奶白色的玻璃,显出几个红色大字:春城宾馆,由此前进。果然在箭头指处,有两扇黑漆铁栅栏大门,曹满生提着两只旅行袋推开大门,领着我们进了庭院,庭院里也是一片积雪,但中间一条甬道积雪明显平整,可能是宾馆服务生在下雪前进行过清扫。甬道的两侧却堆积着高低不平的皑皑白雪,还有披着冰凌的各种树丛花卉的枝条,枝条上光秃秃的已经看不见星点绿色,现在却缠绕着各色小灯泡,正在雪地里闪着色彩斑斓的亮光,把个凄清的雪夜打扮得熠熠生辉。

穿着紫色制服的男服务生,把我们带到预订的房间,这是一间三人房,房间里装饰得十分华丽,三张席梦思床上铺着雪白的被单,地面上是厚厚的纯毛地毯,真丝绒的窗幔,在天棚的吸顶灯照射下闪出点点金光。热烘烘的暖气一会儿便把我们烤热了,刚刚的寒气一扫而光,好像门外的冰雪天气对我们并没有发生过。大家立即脱下了大衣、外衣和毛衣,只穿着里面的衬衣,王三毛刚刚轻装,便对着曹满生嚷道:“曹老弟,我是饿得不行了,再不进点东西可要晕倒了。”说完便向席梦思床上倒下去,哪知道这里的席梦思不比南昌的席梦思,一倒下去便把王三毛弹了起来,把个王三毛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说:“他娘的!怎么床也作起怪来!”弄得我们都哄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床头上的电话铃响了,曹满生拿起听筒一听便说:“车子到了,我们走吧!”

我们刚到总服务台,司机小惠便迎了过来,一辆黑色捷达轿车停在大门外,我们上车后,便向大街上驶去。大雪已经完全停了,地面上虽然被冰雪弄得坑坑洼洼,但有经验的北方司机还是能把车开得又平稳又高速。不一会,捷达车便向民康路驶去,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两旁的店铺正在开着大门营业,从厚门帘的缝隙和橱窗中透出来的灯光,照射着络绎不绝的顾客。雪停之后,长春人趁着好天气都愿意再逛逛商店,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小车拐了个弯,便向一条小街驶进去,灯光便渐渐稀少了,不过在小街的尽头却出现了一栋灯火辉煌的楼厦,好像是这条小街上的另一个世界,它不仅灯光灿烂,而且人影憧憧。我们所乘坐的黑色小轿车便无声无息地停在了大门口,曹满生赶忙从副驾驶位置上下来,给后座打开了车门说:“女神到了!诸位请下车。”我下车后便觉得这里有点不同,地面上没有积雪,从大门里伸出来的红色地毯一直从台阶上铺到马路边上,地毯的两旁摆放着一盆盆的绿树鲜花,正在彩灯的照耀下发出阵阵清香。我们踏着软软的地毯刚上台阶,几名穿着水红色连衣裙的女招待赶忙拉开了玻璃门,一阵暖气便扑面而来。

在女招待的引领下,我们穿过了几道门廊,便是一处大厅,大厅装饰豪华,规模宏大。一盏百花大吊灯从天棚上照亮了各个角落,大厅正中建了一座大理石圆形石台,石台周围,簇拥着大盆大盆的绿树鲜花,就像刚刚在红地毯两旁看见的一样,我正要赞美几句,用手一摸才知道,这并不是真的绿树鲜花,而是塑料制成的工艺品。不过这些工艺品做工精细,色彩鲜艳,确可以假乱真。但它的香味又是从何处来的呢?我便讨教旁边的一位女招待,那位女招待嫣然一笑说:“这是一种特制香水的功效。”我这才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感叹:“时代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这些人看来是落后了。”

在鲜花盛开的大理石圆形石台上,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裸体汉白玉雕塑,她梳着古代仕女的发式,身体修长,面容姣好。两只乳房被雕塑家刻画得栩栩如

生,好像正在微微地颤动,让人见了都会感觉到一阵心悸。这是一尊艺术精品,不知是出自哪位雕刻大师之手,也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手工匠人的作品,围在雕塑周边的人无不为之赞叹。在我们当中首先发表议论的却是王三毛,他现在脱下了那件褪了色的军大衣,包在头上的长围巾也解下了,人显得精神多了,刚刚修剪过的平头上黑发楂子还在发着青光。他绕着石台转了一圈,突然嚷道:“这个光屁股女人倒有点像在车站上见到过的妹子!”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周围观众的注意,可能他讲的是南昌人的土话,东北人听不明白。曹和华便赶紧把他拉到边上告诫说:“这是女神的雕像,是这家店堂的象征。好在你刚才说的话别人没有听懂,要不就会被人家赶出去。”王三毛一听,倒是吓了一跳,忙伸着舌头说:“原来这是女神,怪不得长得这样漂亮!”曹满生也赶忙过来,挟着王三毛的一条胳膊,扯着他向正厅的楼梯口走去,害怕王三毛还会说出点不堪入耳的话来。我们便随在后面,顺着厚厚的红地毯登上了正厅里宽阔的大楼梯。



我们刚踏着大楼梯上到二楼,便见一位高大魁梧的汉子,穿着一套笔挺的西服,结着整齐的领带,后面跟着两位年轻女人迎了过来。曹满生赶忙蹿到前面对大汉指着我说:“这位便是前卫公司的汤总!”大汉忙堆着笑脸用一只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知道阁下要来,有失远迎,实在抱歉得很!”说完又与王三毛握手,曹和华是老熟人,只打了个招呼,便把我们引到二楼的一间包厢。包厢装饰得非常阔绰,门前是镂空雕花的挂落,油漆成暗红色,古色古香。门楣上嵌着一块瓷板,用金粉书写着“绿杨厅”三个大字。进门便是包厢的前厅,前厅里摆放着几大盆绿杨树的工艺品,虽然只是塑料制品,但也觉得沸沸扬扬,一片绿荫。穿过前厅便是包厢,包厢正中放了一张大型圆桌,周围放着十几把高背椅子。在淡淡的壁灯下,几名穿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的女招待靠墙而立。在电视机播放着轻音乐的旋律中,我们进入了包厢,女招待忙碌地给大家移开高背椅,我们便按刘总的安排依次入席。

这位高大的汉子便是刘家魁总经理,据曹满生介绍,他原是曹满生所在部队的团参谋长,在曹满生退伍前几年转业到长春市省建材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担任了省建材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又经老战友的帮助,在九台市附近征得一块土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和日本山野株式会社签订了共同投资兴建大型机械化养鸡场的协议:中方提供土地和百分之三十的资金,即人民币九千万元,日方投资一百五十亿日元(约合人民币二点一亿元),共三个亿人民币的投资。养鸡场建成后,共同经营,利润三七开,日方占七成。共同经营二十年后,养鸡场所有资产全部由中方接管,日方除了每年分得的七成利润外,便完全从养鸡场退出。所以根据这一协议,中方除有一块土地外,还必须筹集九千万元的配套资金。刘家魁对这九千万元资金来源非常乐观,他说:“省建材局历年管理费的节余就有五千多万元,再由局里担保向银行拆借三千万元是没有问题的,尚缺一千万元就必须从工程发包的保证金中解决。按照初步估算,土建和公用设施投资要达到人民币两个亿,如果收取工程总投资百分之五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就是一千万,所以谁能拿出这一千万,谁就可以拿到

养鸡场两个亿的工程承包权。”

刘家魁虽然人高马大,但并不是一个东北莽汉,他说话轻言细语,待人彬彬有礼。刘家魁落座后,便向我们介绍左右两位女士。左边的叫杨雪花,是公司的出纳员,大约三十几岁,长得肥肥胖胖,脸庞却是白白的,但骨盘很大,像个典型的关东女人。刘家魁很器重她,口口声声称她为财政部长,她也以一个财政部长自居,服务生拿过来的菜单,她便指指点点,刘家魁也以她的指点为准。右边的女人却是个瘦个子女郎,梳着披肩长发,初看像个妙龄女子,但眼角上和嘴唇边都显露着清晰的皱纹,所以这位女士的年龄不好判断。她倒是不苟言笑,自落座后没有说一句话,刘家魁介绍她叫危玛丽,是公司的业务主管,她也只是站起来向大家点点头,笑了笑便坐下了。



009

酒宴开始之后,刘家魁便牢牢掌握着酒水的主动权,他手里拿着一瓶高度的东北老烧,第一杯便向着我:“汤总是贵客,又是远道而来的稀客,这第一杯便算见面礼。来!我们干了!”说完便将一瓷盅白酒倒入嘴里。我是从不喝白酒的,便举着一盅白酒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王三毛却站了起来:“汤总不会喝酒,我来替他!”说着便从我手上抢过酒盅,一仰脖子便下了喉咙。刘家魁一见便叫了一声好!从桌上拿了一只空玻璃杯,将东北老烧倒进杯中,足有三两余,送到王三毛手中说:“王经理也是初次见面,看来是海量,我刘家魁只好舍命陪君子了。”王三毛也不等刘家魁先喝,便举起杯子喝了下去。坐在王三毛旁边的曹和华忙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轻声说:“王三毛莫充能哟,你个南昌人能喝过东北人?”这句话却被眼明耳尖的刘家魁听见了,他马上拿过两只玻璃杯满满倒了两杯说:“曹总是老熟人了,可不要顾虑,来!来!来!我们也喝上一杯,叙叙旧情吧!”刘家魁的这句话本来是息事宁人的套话,他不想把大家灌醉,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安排。但王三毛并不领曹和华的情,高声嚷着说:“东北人怎么样?也是娘生父母养的,来!来!来!喝就喝个痛快!”这一下倒打乱了刘家魁的部署,刘家魁只好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大杯,王三毛便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其实王三毛是个银样蜡头枪,喝了几杯,再加上杨雪花乘兴而入,所以酒不过三巡,菜还没有上足六味,王三毛便招架不住,眼睛已经被酒熏得通红,说起话来颠三倒四。曹满生怕他又会说几句上不得台面的话来,便和曹和华一道将他扶到前厅的皮沙发上躺下,他边走还边回过头来指着刘家魁说:“东北人又怎么样,还不是娘生父母养的!”

这一顿酒宴从晚八点一直吃到十点,刘家魁悄悄地向坐在旁边的杨雪花耳语了一阵,杨雪花一边点着头,一边背起一只小包出去了。好一会杨雪花才回来,笑着对大家说:“舞会就要开场了,诸位请吧!”我实在没有想到刘家魁还要安排跳舞,我是一个舞盲,从没有进过舞厅,再加上坐火车劳累了一天一夜,下

火车后又没有吃晚餐，饿得个前胸贴后背，刚刚酒足饭饱，瞌睡便涌上眉头，我便站起来望着刘家魁说：“还是谢谢刘总吧！跳舞我们就不参加了。”曹和华倒毫无倦意，他从桌边挤到我身边说：“这是刘总特别为你安排的，不参加不好吧！”刘家魁也忙蹿过来，一只手挟着我的胳膊说：“你们南方人到了俺们这块，也看看俺们的舞厅吧，虽然简陋，但也可以听听音乐，消除消除疲劳嘛！”我还想再解释几句，另外一只胳膊便被杨雪花挟住了。

我们一行人便簇拥着向三楼走去，王三毛在前厅的沙发上眯了一会，酒气也消了许多，听说是去跳舞，嘴巴都笑裂了。三楼舞厅的场面很大，我们刚到门口，便听见里面传出一阵阵打击乐的响声。舞会还没有开始，大厅里的灯光很亮，中间的小舞台上，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满头大汗地布置设备和调试音响。舞台前面的乐池内，乐队有一搭无一搭地排练着乐曲。舞池两边是一间间的厢房，现在已经是座无虚席，各色男女都围坐在小圆桌边上，吃着精致的零食，喝着易拉罐饮料，打情骂俏，谈笑风生。我们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来到一间空厢房，这是杨雪花订好的包厢，圆桌上已经摆好几碟食品，还有十几罐饮料。我们落座后，服务生忙噗噗地拉开易拉罐的盖子，将饮料送到客人手上。刚坐下不久，一位穿着红缎子旗袍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挺着一双高高的奶峰，后面跟着七八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有的穿着超短裙，露着一双修长的白腿；有的穿着牛仔裤，把个屁股绷得像个球。年轻女人含着笑对刘家魁深深一鞠躬说：“欢迎刘总和朋友们光临，这几位姑娘都是本舞厅最漂亮的小姐，我们孙总关照，一定要让诸位玩得开心！”刘家魁便微微一笑，把眼睛向后面的小姐溜了一眼说：“谢谢孙总关照，等一下我便过去当面道谢！”这时杨雪花便向领班的耳语了几句，留下了三位姑娘，其余的便跟着走了。在杨雪花的指挥下，三位姑娘便分别坐在了我们之间，我的旁边坐了一位，穿着超短裙，脑后梳着马尾巴，脸庞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个什么人似的。这时杨雪花便发话了：“这三位小姐便陪着汤总、曹总和王经理跳舞了。三位小姐听着，这三位老总可是从南方远道而来的客人，是我们刘总请来的贵客，你们可要陪好，否则我们刘总可要向孙总告状的哟！”正说着，大厅的灯光便渐渐暗了下去，乐池里的乐队开始奏起了乐曲。不一会，舞池上空便灯光闪烁，舞台上传来主持人欢快的声音：“现在舞会开始，欢迎各位来宾，男士们、女士们，玩得开心！跳得高兴！”各厢房里一阵骚动，便一对对男女相携着步入舞池。

刘家魁牵着危玛丽的手首先离座步入舞池，曹和华也老练地起身拥着旁边的小姐走了。王三毛站起身，拉着旁边穿着牛仔裤的小姐的手要走，那小姐却哎哟了一声嚷道：“你的手怎么像锯子，把我的手指都弄痛了！”杨雪花一听便笑道：“你的手又不是豆腐！”说完便对着我说：“汤总，下舞池呀，不要失去了美景



良辰哟！”我望望旁边坐着的姑娘，只见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我，我说：“我真的不会跳舞，还是让这位小姐和小曹跳吧！”杨雪花笑着说：“小曹和我一样，后面还有任务，现在您的任务就是下舞池。”我正在十分尴尬的时候，姑娘说话了：“我的舞跳得很好的，我教您吧！”听了姑娘的话，杨雪花站了起来，把姑娘的一只手，硬塞在我的手上说：“您瞧！小姐都发话了，您个爷们还忸怩什么？”这样我便被迫让姑娘一直拉到舞池。

舞池里光线很暗，闪烁不定的彩灯把人影照得光怪陆离，我也看不清她的相貌，只见一双大眼睛和她一张一合的嘴唇。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手，随着音乐的节拍，把我推过去，又拽过来。我心里感觉十分别扭，一方面是青春少女的气息不断地侵袭着我，另一方面是害怕踩踏到那双穿着高跟皮鞋的小脚，在双重的压力下，我跳得很笨拙，也很拘束。我感觉到背脊上已沁出了汗珠，握着姑娘的手也汗涔涔的。好在舞曲奏到了一个节段，大厅里的灯光又辉煌起来，舞池里的舞伴都歇息下来，成双成对地回到厢房。我和她也回到了厢房，杨雪花拍着掌表示对我和她的欢迎。我用口袋里的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刘家魁拍着我的肩头说：“汤总，什么都有第一回，我祝贺你在舞场上迈出了第一步。”

接着灯光又暗下去，乐队奏起了新的舞曲，刘家魁还是陪着危玛丽进了舞池，曹满生不在厢房，不知哪里去了。曹和华、王三毛和他们的陪舞女郎也没有回来，大概是在哪个旮旯里说着悄悄话，他们都是舞场的老手，我也没有必要去为他们费脑子。我的舞伴又站起来了，她伸着手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我只好说：“我有点头痛，我们就在这里唠一会嗑吧！”姑娘还是不依，硬拉着我的手说：“俺是包教包会的，到时候没有教会，孙总会骂俺的。”正在相持不下，杨雪花笑着说：“汤总既然说了，那就歇一会吧。”姑娘听了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是撅着一张嘴，半天没有作声。杨雪花瞧了瞧姑娘那副傻样子，扑哧一笑说：“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姑娘回道：“我叫孙婕，过了年便十八岁。”杨雪花便说：“原来姑娘和孙总同姓嘛！怪不得长得有点像孙总。”孙婕一听忙说：“您老别这样说，人家听了会骂俺的。”

第二曲音乐又停止了，舞池的人都回到了厢房，刘家魁扶着危玛丽的肩膀坐在沙发上，还仍然低着头和危玛丽亲昵地谈着什么。杨雪花又背着小包走了，曹和华拥着舞伴像一对很亲热的恋人似的回到原先的沙发上坐下，还从圆桌上拿了一瓶易拉罐嘣地一下拉开盖子，很殷勤地送到舞伴的嘴边。王三毛也回来了，不过是只身孤影，我便有些奇怪地问：“那位小姐呢？”王三毛嘟着嘴说：“她去上厕所一去就没有回来，我在女厕所门口等了半天，也不见她的影子。”孙婕听了便有些生气地说：“我去找她，看她能到哪里去！”孙婕去了不久，小舞台上

便亮起了灯光,男主持人手拿话筒向台下一鞠躬说:“女士们,男士们,现在舞台节目开始,首先由本舞厅著名女歌唱家海燕小姐为大家演唱《何日君再来》。”海燕小姐穿着一身白色短袖绸衣,手拿话筒,缓步来到台口,显得朴素端庄,两只漆黑的眼睛向台下顾盼了一圈,台下便爆发出一阵掌声。海燕小姐刚启歌喉,台下便寂然无声,这首歌只是一首老歌,在舞厅里已唱过千百次,但歌声是从海燕的歌喉里发出来的,就像粒粒珠玑,滚落在舞台的白玉盆上,叮叮咚咚,清脆悦耳。歌声刚歇,掌声和叫好声此起彼落,经久不息。正在这个时候,杨雪花和曹满生各抱着一大捆塑料花过来了,一会儿各厢房里便涌出了拿着花束的男女向台上跑去,刘家魁也带领着我们各拿了塑料花束挤了过去,不一会,舞台上便成了花的海洋。

献花结束以后,跳舞又继续进行,舞台上仍有歌手在表演着歌曲,也有少量的人献着花,但大多数舞伴们依然按着曲目,步入舞池,醉心于慢三和快四。孙婕把穿着牛仔裤的小姐找来了,王三毛如获至宝,正要拥过去,小姐却嚤嚤地啜泣起来。原来王三毛在拥着小姐跳舞的时候,总是用一只手偷偷地摸着女孩的屁股,小姐便不高兴了,后来又趁着灯光暗淡,竟抱着小姐亲嘴,小姐便生了气,打了王三毛一记耳光便跑了。孙婕听着便很生气地对王三毛说:“我们是陪客人跳舞的,并不卖身,客人要自重哟!”孙婕的话把王三毛说得无地自容,便搭讪着说:“我是个粗人,对不起哟!”说完便自个儿把头靠在沙发背上,一会儿竟打起了呼噜,把在座的人都引得哄堂大笑。孙婕还要教我跳舞,我推辞不过,只好又下了几次舞池,确实功夫不负有心人,跳了几个曲目,倒有了一点心得,喜得孙婕竟高兴地跳了起来。

舞会已进入了最后时段,舞台上几十位男女歌手都站在台口亮相,并且手里举着一块号牌。主持人宣布:“各位的圆桌上都有一叠点歌单,如果哪位要点歌手唱歌,只要在点歌单上写下歌手的号牌和点歌费,歌手便会为你献上一首你所喜欢的歌。”其实这明明是舞厅里设下的陷阱,是要舞迷们在明白消费之外另掏腰包。舞迷们根本没有顾及这些,一张一张的点歌单像雪片一样汇集到主持人的手中。点歌开始了,被点歌手演唱着舞迷们所点的歌,一首接着一首。点歌单上的点歌费在不断地攀升,开初是一百元,升到二百元,最后竟升到六百六十六元,每升一次,乐池里的架子鼓便打击一次强音,以示祝贺。刘家魁一直不动声色,还是低着头和危玛丽亲昵地说着悄悄话。杨雪花实在看不下去,便拍着刘家魁的肩膀说:“刘家魁,情话留着回去说,你也看看台上怎样了。你不要面子我们也要面子哩!”刘家魁一愣,忙对着杨雪花嘻地一笑说:“怎么,吃醋了?”杨雪花把嘴一撇说:“什么德行!赶快点歌吧?”刘家魁便吩咐拿张点歌单来,杨雪花从一叠点歌单中抽了一张说:“点几号的?”刘家魁说:“几号的都不点,就点海

燕的《何日君再来》。”杨雪花说：“您有病么？海燕又不是歌手，她唱完第一首歌便走了。”刘家魁说：“我的点歌费是八百八十八元，看她走到哪里去！”杨雪花说不过刘家魁，便在点歌单上照实写了。

点歌单落在男主持人手上，他接到后便对着话筒念道：“吉林省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家魁先生点歌费八百八十八元点……”下面的念不下去了。但“八百八十八元”一念完，乐池里的架子鼓便连敲了两下，预报了本歌厅的最高点歌费。架子鼓的鼓钹声刚停，全舞厅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台上的男主持人被掌声拍晕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从后台款款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修长的身材，花白的头发梳了个高高的发髻，她穿了一套天蓝色的裙式套装，雪白的衬衣领上别了一颗缀着红宝石的扣花，整个人显得朴素高雅而又精干老练，一亮相便觉得气度不凡。台下的掌声便戛然而止，沉寂了一会，又突然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她微微含着笑，两手伸出来轻轻向下一压，很像一位政治家，要开始演讲一样。掌声又停下了，连咳嗽声也停下了。她用清脆的声音说：“俺是本舞厅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坚，现在向诸位宾客致谢，感谢各位的光临，感谢各位为本舞厅慷慨解囊！”她的话音刚落，掌声和欢呼声便一阵一阵地掀起高潮，甚至还有人打起呼哨，舞迷们对这位女士的拥戴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整个舞厅里的光线很强，我虽然眼睛近视，但出于对这位女士的好奇，也对她注目起来，我从她的正面看到她的侧面，又从她的身材看到她的脸庞。她不过是位老年妇女，虽然体态婀娜，风度出众，但岁月已在她的脸庞上和脖颈上画上了刻痕。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脑海里像闪电一般地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从我的记忆里早就抹去了的人，她就是她早年的恋人孙素倩，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大约她姓孙，才引起了我的幻觉。孙素倩去的是大西北，而这是东北，两地相距万里之遥。孙素倩是个文弱的学生，这位女士可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再说她讲的是一口关东话，连当年半点的余音都没有。我是否定再否定，但好奇心仍然让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的眼睛虽然生出了鱼尾纹，但那俏皮的神色好像还残留在里面，尤其是那张小小的嘴唇，在不经意中便显露出了当年恶作剧时的调皮劲。

就在这个时候，她从台口的木楼梯上走了下来，慢慢地走向一间间的厢房，与厢房里的舞迷们频频握手，又引起了大舞厅里一阵骚动。不一会，她走到了我们这间厢房，刘家魁赶忙过去握着她的手说：“孙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本来我想舞会结束后到办公室去看您。”她微微翘着的嘴唇有点俏皮地回道：“俺是来给您道歉的！”刘家魁有些尴尬地说：“那都是寻开心，您老何必当真？”她正色道：“俺办的是正当企业，第一讲的是信誉。你点海燕的歌，花了八百八十八元，

说明您看得起她,她不能上台演唱,是本舞厅的错。今天我不仅向你道歉,而且要双倍赔偿您的损失,并且承诺,明天这个时候,海燕将为您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一席话把个刘家魁说成了个大红脸,他本想再争辩几句,但孙总把脸一转微笑着对沙发上的孙婕说:“小孙,今天是陪哪位先生跳舞?”孙婕赶忙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说:“是这位汤总。”我也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感谢孙小姐教我跳舞!”孙总一听笑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正准备伸出手来,忽然伸出的手一缩,好像被火苗烫了一下。但立即又镇定下来,对着孙婕说:“好好陪着客人跳舞,俺有点累了。”说完便快步回到台上,一会儿便消失在后台的帷幕里。

孙坚总经理走了不久,舞会便结束了。杨雪花背着那只从不离身的羊皮小包到吧台埋单去了,三位陪舞小姐拿着小费也高高兴兴地走了。沙发上王三毛还在呼呼大睡,嘴角上还挂着流淌下来的口涎。曹和华拍着王三毛的背脊,要他快醒醒,王三毛很不愿意地翻了个身。曹满生急了,便一把将王三毛从沙发上拉了起来,王三毛眯缝着一双眼睛问:“火车到站了?”引得大家又哄笑了一番。杨雪花结账回来,便问刘家魁:“怎样回去?”刘家魁问:“几点了?”杨雪花从羊皮包中拿出呼机看了一眼说:“夜里两点半了。”刘家魁便捂着肚子说:“饿得很哩!不如到陶李园去吃点烧烤填填肚皮再说。”曹满生便赶紧出去,把司机小惠叫了过来,刘家魁说:“小曹带着两位女士乘捷达先走,到陶李园定好桌子。我们几个男的便踏着雪游一段夜长春,反正路不多,转一条街就到了。”

捷达开走之后,我们几个便踏着积雪沿着一条小街走去,原来这条小街就在民康路的旁边,是一条小吃街。这个时候,倒热闹得很,街两边的小吃铺子都开着门,虽然地面上还结着厚厚的冰,但门楣上和招牌上的彩灯,发出五颜六色的光,把小街照得如同白昼。街面上到处都是人,当然都是来吃东西的食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冰天雪地的长春,深夜里还有一个吃的世界,不知道这个吃的世界是建于何年何月。

陶李园就在这条小街的端头,转弯便是民康路。向着大路口开了个半圆门,圆门上挂了块扇形招牌,便是“陶李园”三个字。陶李园里座无虚席,十几张大圆桌都坐得满满当当。先来的两位女士,加上小曹和司机小惠便占了中间一张大圆桌,我们四个一进来便把圆桌围了起来。圆桌中间挖了一个圆洞,圆洞里刚巧放着一只圆形的电烤炉,电烤炉上支着铁架,一串串生的羊肉、猪肉、牛肉、驴肉,还有各类杂碎,都用钢签子串着,然后用盆子分类放置,服务员按照食客的要求,搬到桌子上来。我们桌子上也放着各类生的烤品,刘家魁便把串着的钢签子放到电烤炉上烤着,我们也学着烤起来,一会儿各种香味便充盈着整个大厅,食客们划着拳、喝着酒,高声谈着各自的事情。刘家魁首先吃着烤熟了的一串羊肉,喝着啤酒,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好吃!快吃!”大家吃了一阵,也渐渐饱了。